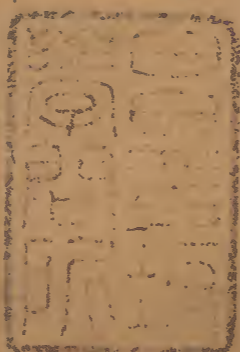


# 廣廣文選

第拾捌冊

設論類  
辭類  
繇辭類  
序類



漢書門			
二五冊	四架	二四函	二〇八六號類

二〇八六  
二四函  
二五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6
冊數	25(19)
函號	361 4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廣廣文選卷之十八

淺草文庫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設論

喻蔽



葛洪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  
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  
礫以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  
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袞而乍

廣廣文選卷之十八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red seal impression on the right page.



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  
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子答曰且夫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  
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  
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沔之淺狹  
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埋不寤嵩岱之峻  
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  
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舍受雜錯也  
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窮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

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  
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顛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  
無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  
盤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鯢橫於天池雲鵬戾  
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  
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  
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  
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  
圃之下荆蘘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



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繫大易加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人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辯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

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



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  
 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  
 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  
 死存身而已豈可詰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  
 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  
 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  
 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  
 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絕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  
 剜眼療濕痺而刖足患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

樹也

荅容喻

勉第二子排卒痛悼甚至不欲  
 父廢王務乃為荅容喻其辭曰

徐勉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使排喪  
 之間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隕二宮竝降中使以  
 相慰勗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  
 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  
 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歛衽而進曰僕聞古  
 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  
 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以深識之



唐廣文選 卷之八  
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明  
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  
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  
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  
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  
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  
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  
爲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  
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

今吾所悲亦以悱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  
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  
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翰  
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  
詠終日志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  
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  
保元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繫  
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靜冀其旋反少慰  
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闔棺千里之外未



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夷甫  
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慙慙  
於詞賦况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  
哉求其此懷可謂當實之義諸賢既貽格言喻以  
大理即日輟哀命駕脩職事焉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  
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  
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

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  
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  
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  
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畧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  
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  
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  
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  
言之過也子其清其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  
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綺之年伏膺



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繯  
縲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  
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  
冒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  
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  
心豈徒蠱惜春漿鴟恡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  
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斬尚趙壹爲之哀  
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  
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具是視賈謚郭淮腥臊可

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  
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  
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  
永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  
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  
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  
堯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耻狗幽憂卞隨務光悔  
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理宜退不獲晏  
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



廣廣文選 言論卷之六  
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擊  
北堂之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  
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簞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  
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忽兮  
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  
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  
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  
以摩霄運海輕爵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  
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獲覩時

路之遭危玄各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  
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  
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  
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  
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佞無媿無耻退身  
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  
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撫讓  
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  
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



廣廣文選  
言諸卷之六  
皆如脂如韋俯俛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  
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  
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藥棄同遺跡  
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  
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  
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禡魄若牛兄之遇獸  
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  
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  
來如激矢雀羅蹇設去等絕絃飴蜜非井山川未

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  
藝能不耻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  
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  
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  
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未俗蚩  
蚩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駭  
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  
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  
也真人御宇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



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菴莠化為芝蘭曩之翦俗攪時駁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辭

伊耆氏蜡辭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炎帝神農氏其

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耆氏或曰堯也文心雕龍曰昔伊祁氏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云則上上皇祝文愛在茲矣舜之祠田云云利民之志頗形于言矣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

此祝詞也宅猶安也土安則崩圯水

歸則無泛溢昆虫謂螟蝗之屬草木各歸根于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狐援辭

呂氏春秋曰狐援說齊潘王王不受狐援出而哭五日其辭云云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王曰行法狐援乃言云云

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

然東走而不知所處

一作吾見今之人洋洋東走而不知所處



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  
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  
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禹王牒辭

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壽吳王辭

吳越春秋曰吳王既釋越王之囚大縱酒于文臺爲越  
王設北面之坐群臣皆以客禮事之於是范蠡與越王  
俱起爲吳王  
壽其詞曰

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太王躬親鴻

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群臣於乎休哉傳德  
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太王延壽萬歲長保吳  
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

祝越王辭

大夫種

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  
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  
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我王仁賢懷道抱德滅  
讐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愆群邪杜塞君臣同和  
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



絲辭

夏后鑄鼎絲

困學紀聞曰大卜三兆其總省十有二百夏后鑄鼎絲云懿氏占成季卜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驪姬絲衛侯絲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為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絲也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懿氏絲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姁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伐驪絲

國語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卜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曰

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猝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入也猾美也齒牙

為猾以象讒口之為為伐戎獲驪姬亂晉

驪姬絲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絲曰

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叶丑

渝變也攘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

伯姬絲

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絲曰



士刳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上六無應

所求不獲故下卦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于西

卦故知有責讓之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睽車離之象相助也震之

言不可以償報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羸敗姬羸秦姓姬

離亦離之震熾而害其母故為女車說其輶火然其旗不利行師

敗于宗丘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輶

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歸妹睽孤寇張之孤此睽上九爻

還害母故敗其宗邑姪其從姑震為木离為火火從木

難而有弓矢之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家謂子圍

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

鄆陵繇

左傳成公十六年晉侯將伐鄭鄭人使去于楚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鄆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

遇復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陽長之卦陽起于子南行

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

孫文子繇

左傳襄公十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云

云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于犬丘○孫文子衛大夫定姜衛定公夫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序

越絕書序

吳平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為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

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益不在年以口為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旁通也德比顏



廣廣文選 卷之七  
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  
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  
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丘絕之也  
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  
水蠹所有也

荀子序

荀子弟子

爲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  
世觸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  
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

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  
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  
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  
光輝不搏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  
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  
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  
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  
所疑其知至明脩道正行足以爲紀綱嗚呼賢哉



廣文選 卷之五  
宜爲常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  
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  
疆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  
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  
志脩德厚孰謂不賢乎

十洲記序

漢武帝旣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  
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  
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

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  
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  
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  
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  
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  
隨師主履行此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  
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  
赤縣而遊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  
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



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  
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  
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  
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楚辭序

班固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  
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沉而不  
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

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  
姚有妣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  
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  
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闕睢哀周道而不  
傷遽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  
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  
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  
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闌愁神若思強非  
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



唐虞文選 卷之八  
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  
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  
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  
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老之從漢興枚乘司馬  
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  
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離騷經序

王逸

叙曰昔者孔子欲聖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  
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

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言絕其後周  
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揚墨  
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  
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  
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  
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  
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  
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  
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



廣文選 卷之六  
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職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畧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

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競於郡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分志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  
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  
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  
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  
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  
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翺  
玉瓊琚也夕搵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  
虬而乘鸞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漱  
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

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  
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  
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  
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  
壑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 三輔黃圖序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  
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



廣文選 卷之三  
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滑北踰涇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強益爲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寔曰西京歆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畚鍤

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者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廢農氏奪民力也今哀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呂氏春秋序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為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為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



廣廣文選 八序卷之六  
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為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為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為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為天每日夜

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為適嗣華陽夫人以為已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為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為王華陽夫人為后楚為太子安國君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為秦始皇帝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



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網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

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斲而裁之比其義焉高誘序

說文序

許慎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號咷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



唐虞文選 卷之六  
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  
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  
居德則忌也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未之  
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  
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  
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  
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  
形者書成其物道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

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  
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鴉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  
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  
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  
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  
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  
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  
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  
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



唐虞文選 卷之六  
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  
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  
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  
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  
興有草書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  
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

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  
學不脩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  
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  
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  
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  
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  
群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三大司空甄豐  
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  
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



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  
程邈所作也四曰位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  
募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  
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  
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  
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  
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  
竒者也故詭更正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  
行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

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  
為長人持十為斗垂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  
斷法竒人受錢竒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  
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  
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  
言以其所知為至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蒼頡  
篇中幼予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  
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  
之象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



唐虞文選 卷之十一  
之闕文也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  
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  
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  
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  
今敘篆文合以亡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  
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情  
分別部居不相雜用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  
昭爰明以諭其僭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  
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

道德經序

葛玄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  
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  
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無  
爲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  
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量堂堂  
乎爲神明之宗三光特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  
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



廣廣文選 卷之九  
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  
不休人莫能知之匹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  
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  
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  
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  
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老子當始始周代老  
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窈窈冥冥眇邈又遠矣  
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  
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

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  
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  
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  
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  
存體治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  
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濤之不辱  
歸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  
首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  
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



廣文選 卷之十八  
粗迷上篇唯有道者寶之

西京雜記題序

葛洪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  
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歆  
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  
宗本止締構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  
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  
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  
考校班固所殆始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

并古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  
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  
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  
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  
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  
歆所撰遂歿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  
云爾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  
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為帙庶免淪沒  
焉



穆天子傳序

荀勗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騶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竝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高士傳序

皇甫謐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



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謚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列子序

張湛處度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與傳頴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亂與頴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頴根於



廣廣文選 序卷之六  
是唯齋其祖玄父咸予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  
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  
錄三卷此亂正與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  
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衆拔  
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  
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  
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  
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  
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

參大歸同於老莊屬亂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  
慎到韓非尸子玄示昔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南遊衡山詩序

桓玄

歲次降婁夾鍾之初理檝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  
林阜相屬清川窮澄映之流涯淡無纖埃之穢脩  
途逾邁未見其極窮日所經莫非竒趣姑洗之旬  
始暨于衡岳於是假足輕輿宵言載馳軒塗三百  
山徑徹通或垂柯跨谷俠馱交陰或曲溪如塞已  
絕復開或乘長嶺邈跳遙曠或憇輿素石映濯水



廣廣文選 卷之二十八  
湄所以欣然奔悅求路忘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  
翠標邈爾天際身凌太清獨交霞景周覽畢頓策  
崑阿管絃竝奏清徵再響思古永逝神氣未言

紫微夫人服朮序

陶弘景

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氣靡渾靈關未理者則  
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  
風合起二明鑿暉霄翳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塞  
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哂萬歲以  
為天顛嬰機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

研殊方之假外哉自形無得真之具器無任真之  
用者誠宜步天元之妙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  
以挺生觀晨景之迥照仰觀煙氣則靈云纏虛俯  
眄六律則八風扇威太無發洞冥之嘯圓曜有映  
空之暉於是紫霞靄秀波激岳頽浮煙籠蒙清景  
遁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  
卉停偃百川開塞洪電縱橫而响沸雷震東西而  
拆裂天屯見矣化為陽九之災地否閔矣乃為百  
六之會亢悔載窮於乾極觀群龍攬爾流血乎坤



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災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  
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嶮巇也行必輿尸涉  
於東北則喪朋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  
沈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知遊竟萬端神鬼  
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為心於是太上真人  
愍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  
生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彫折御六氣者定  
壽服靈芝者神逸哥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金簡  
玉札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歌其章

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  
陣眷眄於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  
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  
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涑鳳腦雲琅玉霜太極月醴  
三鑲靈剗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同之  
上文煒燁元始之室瓊音琅書發乎三玄之宮寶  
絞紆三元之贈藥珮發丹林之房上帝獻紫駟之  
重躍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啓轅九鳳齊鳴天  
籟駭虛晨鍾零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旂



廣文選 卷之六  
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抄下寢倒景之蘭堂月  
妃參駟日華照容靈姬抱衾香煙溢窓顧眄而圓  
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蓋上  
尋靈之涂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  
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直經三十九章詒  
洛七元太上隱玄者莫有群偶於此術矣復有體  
神精思寶鍊明堂朝適六靈使五藏生藥守開元  
關内存九真三炁運液而灌溉丹田亦其次也夫  
丹城而蔬禱者亦奚用東隣之太牢哉乃可知以

五云水桂木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栢脂  
實巨勝茯苓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  
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已者並未及木勢之多  
驗乎且頃以來殺氣蔽天惡煙彌景邪魔橫起百  
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種痾不期而禍湊意  
外而病生者比日而來集也夫木氣則式遏鬼津  
吐煙則鎮折邪節強內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  
守精衛命餐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輪輕盈服其丸  
散則百病瘳除五藏含液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

廣文選 卷之六  
三五



廣廣文選 卷之八  
也古人名之為山精之卉山薑之精太上導仙銘  
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此之  
謂也我非謂諸物皆當減術為益也且術氣之用  
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  
猶畏外事之禍形有外充者亦或中崩之斃張單  
偏致殆可鑒乎術一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  
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此  
肩於五岳矣人多書煩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  
撰復術數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

既及太平則四氣含融天緯薦生災煙消滅五毒  
匿形二辰恒察萬物自誠於是時任子所運而御  
亦無復天傾也今所言術欲令有心取服過此災  
痾耳又頃者未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  
界之法此誠有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若以  
道交接解脫網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災消患  
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  
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常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  
軍長驅而全返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



廣唐文選 卷之八  
鳴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度之法然有似騁冰  
車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於溺津矣自非真正  
亦失者萬萬或違戾天文讚害嫉妬靈根鬱塞否  
泰用隔犯誓愆盟得罪三官或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已竭而求之不  
已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匈奴之刀  
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也可不慎哉可不慎  
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歎  
息於生生矣豈若守舟真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

津液而不虧閑幽術於命門餌靈木以願生漱藥  
泉於清引研玄妙之秘訣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  
栖于峯岫竝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  
不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真優哉  
悠哉聊樂我云

河清頌序

鮑照

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  
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  
甚工其辭曰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



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彫篆  
素昭德衆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於  
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  
符命朴牛大曠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  
不盈皆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為之而  
獲庸非惑乎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  
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異  
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  
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合熙文同軌通

表裏禔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貉懷  
惠卹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紆國振民傾鉅橋之粟  
約違迫脅奢云泰甚燕無留宿畋不盤樂物色異  
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炤日月事洞  
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無辱鳳  
舉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颯塵不起農  
商野廬邊城偃柅冀馬南金真委內府馴象西爵  
充羅外囿阿紈綦組之饒衣履宗國漁鹽梓杞之  
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懃德宮宇宏麗



廣文選 卷之八  
三川莫之能比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  
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  
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充盛青丘之狐丹穴  
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六月秀銅池發膏  
畝宜以協調律呂謁薦郊廟煙霏露集不可勝紀  
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閔規遠圖  
如有追而莫為神明之既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  
鏤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  
文協律之士蘊頌於外上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

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  
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浴波萬壑潔瀾千里斯  
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  
此其効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  
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  
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滂群生國  
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遷俗文教也殊葉  
逋羯稽顙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



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  
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皇哉疇  
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  
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躋  
命潤色勝策盛德形容藻波歌頌察之上代則奚  
斯吉甫之徒鳴玉鑿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  
之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  
由是言之斯廼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

雖不敏寧不勉乎

昭明太子集序

簡文帝

竊以文之爲義大哉遠矣故孔稱性道堯曰欽明  
武有來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合精吐景  
六衛九光之度方珠喻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  
天文文籍生書契作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  
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動  
神明雍熙鍾石此之謂人文若夫體天經而總文



廣慶文選 卷之三  
締揭日月而諧律呂者其在茲乎昭明太子縣明  
離之極照履得一之休徵曰孝與仁窮神盡聖豐  
下表異垂髮應期若夫嵩霍之峻無以方其高滄  
溟之深不能比其大二耀朏蝕而凝明弗虧四  
猶爽而履信或一言出知乎微行立彰乎遠湛然  
玄默巍乎莊敬居身以約在滿必冲九德之保無  
以喻其審諭六行之傳豈可語其拾遺叔譽知窮  
師曠心服行一物而三善具固無得稱焉至如翠  
甃晨興班輪曉驚胡香翼蓋葆吹從風問安寢門

之外視膳東廂之側三朝有則一日弗虧恭承宸  
扆陪贊顏色化闕梓於商庭旣欣拜夢望直城而  
結軌有悅皇心此一德也地德褰維天鷄掩色構  
傾枅殿沴結堯門水漿不入主膳罕進喪過乎哀  
毀幾乎滅池綽旣啓深擗標之慟陵園斯踐震中  
路之號率由至要之道以爲生民之則固已事彰  
朱草理感圖書此二德也垂慈豈弟篤此裳棣善  
誘無倦誨人弗窮躬履禮教俯示楷模郡藩戾止  
流連於終讌下國遠征殷勤於翰墨降明雨之尊



廣廣文選 卷之六  
匹姜肱之同被紆作貳之重弘臨苗而共館此三  
德也好賢愛善甄得與能曲閣命賓雙闕延士剖  
美玉於荆山求明珠於枯岸賞無繆實舉不失才  
岩穴知歸屠釣棄業左右正人臣僚端士丹轂交  
景長在鶴關之內花綬成行恒陪畫堂之裏雍容  
河曲並當今之領袖侍從北場信一時之俊傑豈  
假問謝鯤於温嶠謀黃綺於張良此四德也皇上  
垂拱岩廊積成庶務式總萬幾副是監撫山依搖  
彩地立少陽物無隱情人服睿聖此五德也罰慎

其濫書有作則勝殘去殺孔著明文任刑逞威仗  
疵淳化終食不違理符道德故假約法於關中秦  
民胥悅感嚴刑於關下漢后流名是以遠鑒前史  
垂恩獄犴仁同泣罪幽比推溝玉科歸理遣之思  
金條垂好生之德黔首齊民亭育含養咸欣然不  
知所以然此六德也梧丘之首魂况而靡託射聲  
之鬼曝骨而無歸起掩骼之慈被錫槥之澤若使  
駘馬知歸感埋金於地下書生雖殞尚飛被於天  
上恩均西伯仁同姬祖此七德也玄冥戒節沍陰



在歲雪號千里水重三尺炎鑪吐色豐貂在御留  
上人之重愍終寔之眠發於篇藻形乎造次輟宴  
心歡矜容動色嘆陋巷之無褐嗟負薪之屢亡發  
私藏之銅鳧散垣下之玉粒施周澤洽無幽不普  
御命之人不告而足受惠之家食恩之士咸謂櫟  
陽之金自空而墜南陽之粟自野而生此八德也  
陽阿淶水竒音妙曲遏云繁手仰秣來風靡悅於  
胸襟非關於懷抱事等棄琴理均放鄭豈同魏兩  
作歌於長笛終參漢貳託賦於洞簫此九德也恠

寶貝珠不留於器服仙珠玉瑛無取於浮玩土木  
無綈屬宮殿靡磨礱此十德也承章廣闊肅成且  
啓秋光洞入春花洒樹名僧結侶長裾總集吐納  
名理從容持論五稱既辯九言斯洽如觀巨海若  
見游龍令羅折談名儒稱疾無勞擁經入巷豈假  
連車詣門此十一德也研精博學手不釋卷含芳  
腴於襟抱揚華綺於心極韋編三絕豈直文象起  
先五鼓非直申夜而歌素簡西周東觀之遺文刑名  
德也群玉名記洛陽素簡西周東觀之遺文刑名



墨儒之旨要莫不殫茲聞見竭彼縑緇總括竒異  
徵求遺逸命謁者之使置羸金之賞惠子五車方  
茲無以比文終所接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  
借書治本遠記齊攸一見自書聞之闕澤事唯列  
國義止通人未有降貴紆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辯  
已亥無違有識鑒風長正魚魯此十四德也至於  
登高體物展詩言志金銑玉輝霞章霧密致深黃  
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騷包羅比興銘及盤盂贊通  
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捷之則碑窮典正每

出則車馬盈衢課無失體纔成則列藩擊金興逐  
情深言隨手變麗而不淫周而不襲如彼羽族取  
喻於鸞鳳猶斯女工方之乎綺縠盛德之源如彼  
文章可聞如此信允屬元良獨高千載既而春祇  
委馭震露摧華豈因麟鬪徒觀月毀非聽雉雉坐  
聞峯墜悲纏教義痛結三才綱智乏效官才無卓  
尔結景雲宵幻逢獎訓左提右挈寔仰聖慈自頂  
至足恩均鎔造價由伯樂比此為未儔譽因元龍  
方茲無以比情深知已愛切肌膚慕德懷恩何時



唐廣文選 卷之八  
可弭是用編緝遺文條流藻績懸諸日月貽範後  
來凡小秩二十卷如左

雜體詩序

江淹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藍  
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為音靡曩之態匪極  
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  
於魄不其然與至子代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  
耳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恕遠兼  
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變古但關西鄴下既以  
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璧  
浮沉之殊僕以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

與劉劭論雜書序

劉峻

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  
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  
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  
青簡尚新而宿草將烈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  
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  
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



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輾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

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叙遺之好事云

武帝集序

沈約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銳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



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  
成天地之太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  
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  
發疏通外典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  
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  
往滯舊學罕通而起然直詣妙技終古善發談端  
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  
毫興絕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  
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

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  
飛彫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為下奉上刑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稟必削  
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脩乾錄  
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  
簾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  
採薇出車杖杜之讌皆詠志擄藻廣命群臣上與  
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  
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况乎感而後思思而後  
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  
隨源編次

佛記序

沈約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謀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  
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  
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  
閉機初鑽叩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  
邈乎悠曩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篲爰始

言登永路起滅迴還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  
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  
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  
遷會變而已哉昊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  
已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  
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  
非為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  
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辯百非於祇樹廓  
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



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  
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  
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乘面法城而不覩  
及像教云未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  
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  
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  
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粵遠一諦三  
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  
寔為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

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胃名氏本國  
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  
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  
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  
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  
舊錄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  
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已分蹤或異適未  
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  
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闕輔捷陀近遊京路



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  
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矜蠻偏富  
鹽澤以西光景歲姓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  
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  
分五道於人天設重卑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  
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  
至道場其微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是兼濟之  
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尺樞緣動  
必應又况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汲引

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  
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  
又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  
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  
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  
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  
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  
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  
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



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  
 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  
 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  
 路莫辯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  
 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  
 歸不迴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內典序

沈約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  
 窺自竝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貫苦

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燄颺遷以寸  
 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  
 來發源恒品益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事馳斯固  
 未或異也至於覆篲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  
 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精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  
 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  
 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轉輪  
 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  
 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于火



廣廣文選 卷之八  
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已  
行符四等道升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  
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驚莫知所恨結習紛綸  
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猷生死之長  
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  
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歎殊塗一致或草礫身體  
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兇虎或坐卧行立迹不  
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或行

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疏  
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  
至故能籍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  
俱處三界獨與神遊苞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  
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聞心關自曉淹  
迴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栖林以綜業  
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義  
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  
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



廣慶文選 卷之八  
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竝黜華翦飾  
破愛辭親鼓柅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  
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  
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  
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  
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  
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  
天人瞻慕髣髴與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  
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

人匹寶以合成莫不能童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齒  
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闔浮神光陸  
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闔往則半息  
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  
譯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  
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叶暢心  
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  
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  
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理



廣慶文選 卷之二  
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  
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  
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  
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通相扶獎孔發  
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網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  
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栖心  
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群流集  
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  
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

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况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  
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  
之筌蹄群生有悟於此也

御講般若經序

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窅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  
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  
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  
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  
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喻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



廣廣文選 卷之五  
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  
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  
臨衢空退事齊若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  
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明言更慤懃於密說  
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踏駁五部乖謬訶黎  
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沈珠之寶自  
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群迷摧伏異學極天宮  
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  
永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  
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為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  
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  
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大僧正  
慧令蓋法門之上晉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  
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請說斯經有詔許焉  
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密  
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  
來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



廣慶文選 卷之六 五十五  
夷主多奢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  
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  
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之無  
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  
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歲歲  
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薤羅之地身心  
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時三春屆節萬物舒榮風  
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  
淪漪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

鳴鍾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  
之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  
咸發深心竝脩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  
列廡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  
群旣而警蹕北趨祭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香煙  
被淨居之服升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  
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扯挹注而難竭樂說  
之辯旣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者僧函淪偏執專  
杖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



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  
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運華之漸開譬月初而  
增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  
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  
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遙  
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大華而躍誦頭面伸其盡  
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  
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

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  
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  
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  
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  
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  
之期會稽鄒縣阿育王寺釋法顯脩習苦行志求  
慧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廼於講  
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剡體供養折  
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



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  
京師文武侍衛竝加班資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  
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  
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  
所掌歲撒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  
利同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  
不勞人力無捐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  
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  
則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

泝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捷椎旣鳴講筵將合重  
肩絙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  
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迫逐六則四  
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  
遍設厨匪宿辨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氲異  
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  
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  
於昔靈邁兩華於徃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  
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願竊



廣廣文選 序卷之六  
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况廣  
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  
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  
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叅史載謹  
錄時事以立今序

丹陽尹傳序

元帝

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  
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  
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

乃上燭天文下應地里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  
赤山爲城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草阜  
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  
京尹雖得仁之盛頗愧前賢而眄遇之深多用宰  
輔皇上受圖負宸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  
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  
若夫位以德叙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茲焉四  
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  
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夏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



尹傳

職貢圖序

元帝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羗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卽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陶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

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水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寔文樂賢之象其泉寫閼氏之形後官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欵開蹶角浴沂荆門瞻其容貌詐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



洞林序

元帝

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  
緹幔曉披卽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  
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  
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畧皆  
尋完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  
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  
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  
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

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  
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法寶聯璧序

元帝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  
以昭發况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  
文章之外雖境智宜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  
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毫今  
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  
譙城温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



負宸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之劔樂彰治定滅庖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貔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益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誦幼冲用資端士漢盈未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帷幄

後言籍墾田而求驗以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顯忠立孝行脩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雩文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虎據操鉞蟬冕津卿濟沈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後來之政陳蒼留反喪之化淮海高墨憤之聲威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云行漢用戊申



晉維庚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爲輿策賢成駟降意常編留神細帙許商算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東馳雜賦任良奕棊羨門式法箴興琴劍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辨渭重以鳳豔風飛鸞文飈豎織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讚彥先詢聞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爲憲章言成楷式往復王粲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晉兩似懸鍾之應響猶衢罇之待酌率

爾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寶冥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劍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歷賢劫而終現忝累迴幹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譬馬傳兔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疑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竝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



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賜嘉名謂之聯璧含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蒹葭金壺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瑄一奉龍光筆削未勤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漸安國之製謹抄纂

爵位陳諸左方

內典碑銘集林序

元帝

夫怯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像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宵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庶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脩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與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



讚頌相似陸機鈞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  
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  
踵况般若玄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  
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  
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  
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  
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龍飛之座我眉廬草之  
賢鄒中宛鄧之哲招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  
興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

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  
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  
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復博涉  
體製不上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  
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  
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彫蟲長而彌篤遊心  
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法海無讓  
波瀾亦等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  
儻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



廣廣文選 卷之五  
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玉臺新詠序

徐陵

陵雲槩曰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  
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  
枝珠簾以玳瑁為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五陵豪  
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  
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  
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  
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

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  
石崇篳篥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  
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  
關氏覽而遙妬至若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  
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馭娑騁纖腰於結風  
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  
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  
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童分丸魏帝腰  
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



廣文選 卷之八  
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椽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  
王之珮雖非圖畫入其泉而不分言異神僊戲陽  
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  
天時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  
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  
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  
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  
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  
鶴晨嚴銅蠶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余

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踈鍾勞  
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  
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懽盡於百嬌爭  
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  
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徃世名篇當今  
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  
是燃脂瞑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為十卷曾無  
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  
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札龍伸蠖屈之書



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  
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  
鴻烈僊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  
鳥窓前新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  
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  
功難習竇專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  
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綠女彼諸  
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無或譏焉

洛陽伽藍記序

楊銜之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竝理在人區而義  
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  
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  
頭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  
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  
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履庶  
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迹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  
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  
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綿繡土被朱紫而已



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詩寺僧尼亦與時徙至  
 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  
 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荏羅  
 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  
 躅於九逵峻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  
 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  
 寺今日寥郭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  
 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  
 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  
 及城外列名門以遠近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  
 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趙國公集序

庾信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笛風雲為之  
 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  
 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  
 態橫生新情振起風兩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  
 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  
 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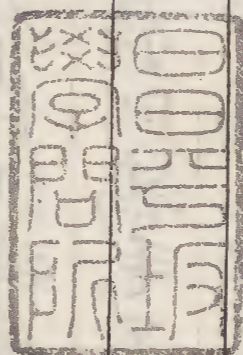
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  
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霄飛南斗觸蛟龍  
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  
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  
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  
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垂節目則曲臺  
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  
詞林大雅扶輪小生承蓋

温湯碑序

庾信

咸池浴日先膺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愛玄夷之  
命仁則祿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  
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  
下其色變者流爲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  
之露煙青於浦色白於鈇溪非神鼎而長沸異龍  
池而獨湧洗胃滌腸興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爲鴈  
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豈獨醴泉消疾  
聞於漢武之朝神水蠲疴在乎成康之世





廣廣文選卷之十八



